

“香港政府粵語拼音”：一個亂中有序的系統

片岡新

香港教育學院

1. 引言

中國的人名、地名都用漢語拼音拼寫。¹ 香港的中文人名或地名轉譯成英文時會用粵語拼音，² 不會用漢語拼音。很多香港人都認為，拼寫英文人名或地名的粵語拼音是《香港政府》系統（簡稱“港拼”）。其實不管是以前的港英政府，還是現在的特別行政區政府，都沒有明文規定人名或地名要採用這個系統。香港人在學校裡也沒有學過這個系統，他們只是在日常生活當中經常看到（例如：車站、名片、地圖等），加上自己的英文名字或地址都使用的關係，所以大概知道怎樣拼讀拼寫。但是如果遇到自己不熟悉的，香港人就很難拼讀拼寫。³ 我們曾經指出，“港拼”是一個混合體（Kataoka and Lee 2008）。林茵茵（2009）也認為“港拼”聲母不分送氣不送氣、也不標聲調、53 個韻母有多種標音法、系統性弱…等等。上述這兩篇論文都討論“港拼”的問題，但分析的時候所採用的主要材料都不是政府出版的第一手資料，而且因為人名的粵語拼音同一個字有很多拼法，根本不知道哪個拼法才真正屬於“港拼”。這篇報告分幾部份進行研究：1. 先搜集有關“港拼”的香港政府官方刊物；2. 為了更有效構擬出“港拼”的本貌，只揀選地名去探討“港拼”系統的問題；3. 然後進行歷時研究，追溯“港拼”的由來和演變的歷程；4. 最後我們會從粵語地名的拼寫看粵語演變。

2. 研究材料和方法

我們在這篇報告主要採用以下五種政府刊物：

¹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第十八條指出：《漢語拼音方案》是中國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獻羅馬字母拼寫法的統一規範，並用於漢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領域。1996 年的《漢語拼音正詞法基本規則》本著“名從主人”的原則，將非漢語人名、地名按照羅馬字母原文書寫，如 Hohhot（呼和浩特）。在 2012 年重新規定非漢語人名、地名的漢字名稱都要用漢語拼音拼寫，如 Wūlǔmùqí（烏魯木齊，Ürümqi）。由此可見，漢語拼音在內地越來越廣泛使用。

² 因為英語是香港的法定語言，在香港登記嬰兒的中文名字或命名地名時，他們還要用英文字母來登記英文名字或者英文地名。

³ 很多外籍人士（包括筆者）曾經經歷過坐出租車時因為出租車司機看不懂英文地址，不能到達目的地。

- (1)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地政總署測繪處在 2013 年出版的《香港街》
- (2) 港英政府在 1960 年出版的《*A Gazetteer of Place Names in Hong Kong, Kowloon, and the New Territories*》
- (3) 港英政府輔政司駱克在 1898 年寫的《*Report by Mr. Stewart Lockhart on the Extension of the Colony of Hongkong*》
- (4) 英國政府 War Office 在 1909 年發行的《*Map of Hong-Kong and of the Territory Leased to Great Britain under the Convention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Signed at Peking on the 9th of June 1898*》
- (5) 港英政府在 1971 年出版的《*Three way Chinese Commercial / Telegraphic Code Book: C.C.C. / S.T.C. - Romanised Mandarin - Romanised Cantonese*》

我們認為“港拼”不是一天建構起來的系統，它是經過很長時間不斷變化才發展到今日的面貌。由於過去討論“港拼”的研究都沒有真正採用政府資料，所以未能讓大家看清它的來龍去脈。我們希望通過分析不同年代的“港拼”，了解“港拼”的演變過程。要詳細了解“港拼”這個系統，我們最好先看看過去二百年的粵語拼寫的歷史。

3. 粵語拼寫簡史

從十九世紀初開始，做生意或傳教的歐美人士陸續來到中國廣東地區。馬禮遜（R. Morrison）在 1828 年的著作中制定了第一個粵語拼音系統（馬禮遜系統），以便歐美人士更有效學習粵語。由於該系統是為專為操英語人士而設計的，所以元音拼寫法十分類似英語的拼寫方式（“英式”）。裨治文（E. C. Bridgman）在 1841 年出版的書裡面採用衛三畏（S. W. Williams）制定的系統，此後很多教科書和辭典均紛紛採用這個系統。衛三畏系統的元音拼寫法十分類似歐洲語言的拼寫方式（“歐陸式”）。⁴除了“英式”或“歐陸式”，粵語拼音系統亦出現了很多不同的拼寫方式（見附件）。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很多粵語聖經、辭典和教科書都採用“標準羅馬方案”（Standard Romanization System），如 Wisner（1906）。它採用的元音拼寫法類似“英式”。⁵二十世紀中葉之後，粵語拼音的主要使用者都是在港英政府工作的外籍公務員和居港外籍人士。他們學粵語的教科書多採用劉錫祥系統（Sidney Lau System）或耶魯大學系統（Yale System）。今時今日大多數香港人比較熟悉“港拼”，而中文老師及中學生因為可能採用中華新字典，所以有機會接觸到黃錫凌系統（S. L. Wong System）。

⁴ 見附件的衛三畏（1856）。關於馬禮遜和衛三畏的拼音系統的討論，見 Bauer（2005），李燕萍、片岡新（2006）。

⁵ 關於“標準羅馬方案”拼寫元音的例子，見附件的 Wisner（1906）。假如想深入了解此系統，請參考片岡新、李燕萍（2009）。

1993 年香港語言學學會制定的“粵拼”，近年來開始受到關注，市面上亦出現了採用該方案的辭典和教科書。

4. 香港英語地名的特徵

政府一直都沒有正式公布過或解釋過“港拼”是一個怎樣的系統，我們希望可以單從地名的拼寫法入手，便可以構擬出這個系統的本貌。首先，我們來看看香港英文地名有甚麼特徵。中國內地用羅馬字母拼寫英文地名時都是漢字的普通話讀音，例如：北京 = Běijīng。即使操粵語地區也是如此，如：廣州 = Guǎngzhōu。我們將香港所有英語地名分類，歸納起來有以下四類：

第一類：將中文地名用粵語拼寫；

第二類：將中文地名用其它方言或外語拼寫；

第三類：由英文詞組成，漢字只表示原文的讀音；

第四類：中文地名和英文地名並沒有對應關係。

表一 香港地名分類⁶

	類別	地名例子
1	將中文地名用粵語拼寫	Tsim Sha Tsui 尖沙咀 Sha Tau Kok River 沙頭角河
2	將中文地名用其它方言或外語拼寫（包括傳統譯名）	Woosung Street 吳松街（郵政式 / 國語） Nanking Street 南京街（郵政式 / 官話） Swatow Street 汕頭街（郵政式 / 閩語） Tonkin Street 東京街（法語式 / 越南地名） ⁷ Jat Min Chuen Street 乙明邨街（客語） ⁸
3	由英文詞組成	Lancashire Road 蘭開夏道（國音） Waterloo Road 窩打老道（粵音）
4	中文地名和英文地名並沒有對應關係	Aberdeen 香港仔 Repulse Bay 淺水灣

⁶ 英語的地名一般來說第一個字母大寫，其餘小寫和連寫，通名分寫，如“Waterloo Road”。至於粵語轉寫的地名每一個音節的第一個字母大寫，其餘小寫，通名分寫，如“Sha Tau Kok River”。

⁷ Tonkin 是曾經越南在法國統治下用的地區名稱，並非日本東京。

⁸ 據饒玖才（1998），早期命名地名的時候，拼法是按照當地居民的發音來決定的。因為新界本來有很多客家人居住，地名的命名偶爾受到客家話的影響。按照張雙慶、莊初升（2003），新界客家話“乙”讀 [ʒet / jet]、“明”讀 [bin / min]，跟“Jat Min”很接近。

從表一可見，香港跟中國內地完全不同。由於本文的研究重點是粵語的拼寫系統，所以我們將會排除非粵語的地名，只針對第一類的地名作分析研究。在中國內地，地名的通名用漢語拼音⁹（如：沙頭角河 Shātóujiǎo Hé），但是香港的通名有時會直接用英文（如：沙頭角河 Sha Tau Kok River），所以這些英語通名，我們亦會剔除。

5. “港拼”的問題

探討有關“港拼”的問題，我們會參考地政總署測繪處每年出版的《香港街》（*Hong Kong Guide*）（簡稱《香》）。《香》包括香港各區地圖、火車路線圖、各種地標地址、以及中英地名索引。這次研究的範圍包括：《香》索引中的“*Places & Villages*（地方和鄉村）”、“*Streets*（街道）”，以及火車站的英語名稱。我們將上述地名進行分析後，發現“港拼”有下面幾個主要問題。

5.1. 送氣不送氣

漢語拼音用濁音字母 b, d, g 等來標示不送氣音 [p, t, k]，用清音字母 p, t, k 等來標示送氣音 [p^h, t^h, k^h]。跟漢語拼音不同，“港拼”無論是送氣音還是不送氣音，都用清音字母來拼寫，因此我們無法判斷某些地名的音是送氣還是不送氣。我們看到更有趣的是：香港街道名稱裡面也有像中國內地那樣用濁音字母來標不送氣音的例子，例如大埔工業邨幾條街名都用 d 來代表 [t]：

<u>T</u> ai Wo 太和 [t ^h]	<u>T</u> ai Po 大埔 [t]	<u>D</u> ai Kwai Street 大貴街 [t]
--	--------------------------	------------------------------------

5.2. “ts / s” 和 “ch / sh”

今日香港粵語只有一套舌尖面塞擦音和擦音 [ts, ts^h, s]，¹⁰ 但是“港拼”有兩套寫法：“ts / s”和“ch / sh”。如果是同一個字或者語素，應該用統一的寫法，但是從下面的地名可見，這兩套寫法同時存在。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我們看見這兩套拼寫法跟粵語音韻演變有密切關係。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在下面第八節再作討論。

Yau Yat <u>T</u> suen 又一村 [ts ^h]	Heng Fa <u>C</u> huen 杏花邨 [ts ^h]
---	---

⁹ 通名指地名中反映類別屬性的部分，如山、島、村、市、站…等。

¹⁰ 香港人多用舌尖頂著齒背或齒齦的塞擦音和擦音 [ts, ts^h, s]（見 Zee 1999）。據李新魁等（1995），廣州人多用舌葉音 [tʃ, tʃ^h, ʃ]。在粵語中，[ts / tʃ, ts^h / tʃ^h, s / ʃ] 分別都屬同一個音位的變體，兩者沒有區別特徵。

Sa Po Road 沙浦道 [s]	Sha Tin 沙田 [s]
------------------------------	--------------------------

5.3. 一個音符兩個音值

在下面的例子當中，雖然我們看到同一個音符代表著兩個或以上的音值，但是我們靠字母無法知道它的音值，比如字母 o 代表 [ɔ] 或 [ou]、字母 am 代表 [ɐm] 或 [am]、字母 ui 代表 [ui] 或 [øy]、字母 un 代表 [un]、[ɐn] 或 [ɛn]。

o	Tai W <u>o</u> 太和 [ɔ]	Tai P <u>o</u> 大埔 [ou]	
am	Tin S <u>a</u> m 田心 [ɐm]	S <u>a</u> m Pui Chau 三杯酒 [am]	
ui	Hung M <u>ui</u> Kuk 紅梅谷 [ui]	Tsim Sha Ts <u>ui</u> 尖沙咀 [øy]	
un	Tuen M <u>u</u> n 屯門 [un]	Pik Shui S <u>u</u> n Tsuen 碧水新村 [ɐn]	Sh <u>u</u> n Lee Tsuen Road 順利邨道 [ɛn]

5.4. 一個音值兩個音符

我們在現時的地名當中發現同一個發音有時有兩個不同音符，比如粵語元音 [i] 寫成 i 或 ee、[u] 拼成 u 或 oo、[ɐu] 標為 au 或 ow、[ɐm] 標為 am 或 um、[ɐn] 標為 an 或 un。從字母的運用來說，下面左邊的例子是德語、意大利語等歐陸語言所用的元音拼寫法，可稱為“歐陸式”，而右邊的例子則屬於“英式”拼法。¹¹

[i]	Tsing Y <u>i</u> 青衣	Sai Y <u>ee</u> Street 洗衣街
[u]	Ta K <u>u</u> Ling 打鼓嶺	Tai K <u>oo</u> Station 太古站
[ɐu]	Tang Lung Ch <u>au</u> 燈籠洲	Ch <u>ow</u> Tin Tsuen 週田村
[ɐm]	Sh <u>a</u> m Wan 深灣	Sh <u>um</u> Wan Road 深灣道
[ɐn]	Kam Tin S <u>a</u> n Tsuen 錦田新村	Pik Shui S <u>un</u> Tsuen 碧水新村

5.5. 大集錦

我們發現引起上述“港拼”混淆的情況主要有兩個問題：（1）不同的聲調和元音用同一個或一組字母來拼寫，如 5.1.、5.2.、5.3.；（2）“歐陸式”和“英式”拼法同

¹¹ 除了“歐陸式”和“英式”的對立之外，還有個別的例子。例如“恆”的粵音是 [hɛŋ]，“恆安街 Hang On Street”用“hang”，但“恆安站 Heng On Station”用“heng”，同一個字“恆”有兩種拼法。Hung（2000）指出香港人讀英語時傾向於把 [e] 和 [æ] 都讀成 [ɛ]，如“head / had” [hɛd]。香港人看到“hang”和“heng”都會讀成 [hɛŋ]。我認為這種讀音習慣導致發生以上的現象。

時使用，如 5.4。因為在十九世紀不同的粵語拼音方案當中，採用“歐陸式”或“英式”兩種拼法都十分普遍（見附件），所以 Kataoka and Lee（2008）認為這應該是幾種拼法混合的結果。但一個拼音系統同時擁有幾種不同的拼法，實在難以稱得上是一個系統。“港拼”為甚麼是各種拼法的“大集錦”？港英政府是否從來沒有計劃過採用統一的拼音系統？為了進一步了解“港拼”，我們在下面會透過查閱二十世紀中的政府刊物，探索“港拼”在早期的情況。

6. 1960 年《香港地名誌》的“港拼”

1960 年政府曾出版一本叫《*A Gazetteer of Place Names in Hong Kong, Kowloon, and the New Territories*》（簡稱《GPN》）的香港地名誌。它把香港分為五十八區，並採用“港拼”拼寫出每個區的主要鄉村和地方的英文名稱。據《GPN》，政府所採用的拼音系統叫“the Eitel / Dyer-Ball System”（簡稱“ED 系統”）。因為當時負責地名的官員發現在比例尺 1: 25,000 的官方地圖上出現很多非“ED 系統”的地名，所以編寫這本地名誌來對香港英文地名進行規範化，並作為香港政府內部指引。該官員承認有些地名已經約定俗成，如：*Hong Kong*（*Heung Kong*）、*Kowloon*（*Kau Lung*）、*Mong Kok*（*Wong Kok*），所以沒辦法進行規範，只好從俗。

“ED 系統”是以兩位港英政府官員（Ernst Eitel 和 James Dyer-Ball）的名字命名。Eitel 本來是傳教士，後來加入港英政府工作。¹²Dyer-Ball 生長在廣州的一個傳教士家庭裡，自小操流利粵語，後來也加入政府工作。¹³Eitel 曾編過粵語辭典，而 Dyer-Ball 也編過幾本粵語教科書和辭典，所以他們進政府之後政府決定用他們的粵語拼音系統是可以理解的。Eitel 和 Dyer-Ball 都繼承了衛三畏（S. W. Williams）的粵語拼音系統，兩個系統的基本拼法大同小異（見附件）。衛三畏式的特徵是（1）聲調在拼音的四角用傳統畫圈的方法來標平上去入，各分陰陽兩調；（2）不送氣的聲母無標記（如：p, t, k），送氣的聲母加上撇號（如：p', t', k'）。聲母字母基本上是“英式”，比如用 sh，不用德語的 sch 或法語的 ch 等等；（3）韻母字母基本上採用類似德語式或意大利語式（可稱為“歐陸式”），如：用 u，不用英語的 oo；（4）音值類似的元音用同一個元音字母，但為了區分，元音上面添加“/”這個符號來分元音的音值，如：用 ó 來代表 [ou]、用 o 來代表 [ɔ]。

當我們比較《GPN》系統和“ED 系統”時，我們發現《GPN》有以下四個特點：（1）《GPN》所列的地名沒有聲調符號；（2）《GPN》的聲母字母跟“ED 系統”一

¹² 關於 Eitel 的生平，見 Eitel（1983: v-xvi）的 Introduction。

¹³ 關於 Dyer-Ball 的生平，見 Dyer-Ball（1982: vii-xv）的 Introduction。

致，但《GPN》沒有“ED 系統”所用的送氣符號；（3）除了一個元音之外，《GPN》的韻母字母都跟“ED 系統”一致，但《GPN》沒採用“ED 系統”中用來分辨元音的符號“/”；（4）粵語元音 [y]，“ED 系統”用 ü，但《GPN》用 ue。ü 是德語標 [y] 時用的字母，可以說是“歐陸式”拼法。英語音韻中沒有 [y] 這個元音，但在英語中 ue 可以代表 [ju:] 音，音值類似 [y]，如“*cue*”，所以 ue 可以說是“英式”拼寫法。港英政府用 ue 來代替“ED 系統”的 ü 大概是因為 ue 對英國人來說更接近英語。

我們又發現除 ue 外，《GPN》採用的元音拼寫都屬“歐陸式”，編者在《GPN》裡糾正官方地圖上用“英式”拼法 oo 的地名，比如他把“Sai Ying Poon（西營盤）”改成“Sai Ying Pun”。在 5.4 指出的 ee 和 ow 等英式拼法在《GPN》不出現。可見，政府基本上有意跟隨“ED 系統”，而且對地圖上的非“ED 系統”地名進行了規範化。只是為了簡化，政府把“ED 系統”中用的符號都給取消。《GPN》取消這些符號，導致同一個音符會代表兩個以上的音值，從系統的角度來說，系統性比“ED 系統”變弱。但是《GPN》儘量用同一個音符來標同一個音值，所以它還算是一個具有系統性的拼音方案。《GPN》跟“ED 系統”的差別這麼大，政府為甚麼會把《GPN》的拼音系統叫“ED 系統”呢？為了解開這個謎，下面我們將會用更早期的材料來繼續探討。

7. 1898 年駱克報告書的“港拼”

我們在 1899 年港督卜力（H. A. Blake）寫給英國政府的文件中找到輔政司駱克（J. H. S. Lockhart）寫給港督的報告書（1898）：《*Report by Mr. Stewart Lockhart on the Extension of the Colony of Hongkong*》（簡稱《RBL》），裡面有一個九龍新界村名中英對照表，而所有英文地名都用粵語拼音拼寫。

Tái wai	大圍	Pak kong	北港
Ch'eung lung	長龍	Im t'in tsz	鹽田子
Sheung wo ch'e	上禾斜	Sai kung	西貢
Ha wo ch'e	下禾斜	Tsiu hang	蕉坑
Fo fui	火灰	Heung chung	响鐘
Lok ló ha	落路下	Ma lám fat	蔴籃笏
Ma niu shui	馬尿水	Kái hám	界涵
Kau t'ó	狗肚	Pák sha wán	白沙灣
Cheung shū t'án	樟樹灘	Pak wai	北圍
T'áp mun	塔門	Hó ch'ung	蠔涌
Hoi ha	海下	Nám wai	南圍
T'am tsai	潭仔	Wo mi	窩尾

（摘自 Lockhart（1898: 206）。表中“火炭”誤寫為“火灰”）

我們拿《RBL》跟《GPN》相比，比較分析後發現《RBL》的粵語拼音系統有以下幾個特點：（1）有送氣符號，如“斜（*斜*）ch'e”、“灘（*灘*）t'án”；（2）有元音分辨

符號，如“北 pak” vs. “白 pák”，“豪 hó” vs. “禾 wo”；（3）《GPN》用 ue 的時候，《RBL》用 ü，如“樹 shü”。簡單地說，《RBL》的粵語拼音系統就是“ED 系統”，只是沒有標示聲調符號。原來最早期的“港拼”的確是屬於“ED 系統”。從粵語音韻來說，《RBL》的地名拼寫是具有系統性的，因為除了聲調之外，¹⁴ 它基本上能夠有系統地用聲母及韻母去描述粵語地名的語音特徵。1898 年英國向清朝租借了九龍半島北部和新界，當時的政府比較嚴格用“ED 系統”拼寫地名，所以在官方文件出現的地名比較具有系統性。那麼，為什麼政府後來沒有嚴格沿用“ED 系統”呢？

1909 年英國的 War Office 發行了一幅地圖叫《Map of Hong-Kong and of the Territory Leased to Great Britain under the Convention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Signed at Peking on the 9th of June 1898》（簡稱《Map》）。裡面的地名基本上都屬“ED 系統”，但地圖上的地名沒標送氣符號，也沒標示具區別功能的元音符號。由於地圖的製作過程需要非常繁瑣，所以地名的寫法越簡單越好。港英政府並沒有完全採用“ED 系統”的方法拼寫，嘗試把地名的拼寫簡單化。雖然 1960 年港英政府曾經企圖把香港主要的地方及鄉村名稱規範化，但是後來隨著人口增加，新的住宅區或街道陸續出現的時候，港英政府沒有採取一套統一的拼寫法，導致“港拼”的系統性變得越來越弱，如表二。

表二 不同年代“港拼”的特徵

	聲調符號	送氣符號	元音符號	英式元音	系統性
1898 年《RBL》	無	有	有	無	高
1909 年《Map》	無	無	無	無	
1960 年《GPN》	無	無	無	少	
2013 年《香》	無	無	無	多	低

我們找到一本香港政府在 1971 年出版的《Three Way Chinese Commercial / Telegraphic Code Book: C.C.C. / S.T.C. - Romanised Mandarin - Romanised Cantonese》（Royal Hong Kong Police 1971，簡稱《CCC》）。這本電碼是香港政府唯一出版“港拼”字表的刊物，政府用來參考人名的拼法和漢字的電碼。¹⁵ 它將每個漢字的粵語讀音和普通話讀音用拼音寫出。普通話讀音用威妥碼式，而粵語讀音所採用的“港拼”跟以前的有很大分別，因為不斷受到英語拼寫法的影響，它慢慢演變成一套將各種拼法集合起來的“大集錦”。雖然我們找不到政府文件顯示命名地名時要用這本書來參考，但

¹⁴ 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聲調屬超音段成分，所以英文地名沒有標示聲調是可以接受的，例如中國地圖以漢語拼音標示的地名均沒有聲調。

¹⁵ 我們曾經查詢過入境署。電碼即是香港的身份證中文姓名下所印的四位數字。

這本書已經把兩套塞擦音 *ts / ch* 和擦音 *s / sh* 混淆，如“村”拼寫為 *chuen*，也用很多英式標法，如“孚 *Foo*”。1960 年之後出現的地名，如“杏花邨 *Heng Fa **Chuen***”、“美孚 *Mei **Foo***”都採用《CCC》的拼法。由此可見，《CCC》是政府多年來的拼寫大集錦（見附件）。

8. 從粵語地名的拼寫看粵語演變

1960 年《GPN》把部分地名規範化的時候，本來在官方地圖上用 *i* 拼的地名改為 *ei*，如“油麻地 *Yau Ma Ti*”改成“*Yau Ma Tei*”。元音 *[i]* 演變成 *[ei]* 是粵語系統性的變化，基本上十九世紀已經完成，¹⁶ 所以《GPN》糾正拼法只不過是追認了粵語音韻演變。其實現時英文地名的拼寫法並不符合今日粵語的實際語音，這也是造成“港拼”系統性低的其中一個因素。下面我們簡單介紹一下從粵語地名的拼寫法可以看到粵語音韻演變的例子。

這個例子是在 5.1. 所指出的兩套塞擦音、擦音。現在的粵語只有舌尖面塞擦音、擦音，但是陳萬成、莫慧嫻（1990）、張洪年（2003）的研究均指出十九世紀傳教士記錄當時的粵語都有兩套塞擦音：一套是舌尖塞擦音和擦音 *ts / ts' / s*；還有一套是舌葉塞擦音和擦音 *ch / ch' / sh*。這是因為在早期粵語中，源自古代知精莊章組的字有兩套讀音，一種是把古精組的字唸成舌尖塞擦音和擦音，另一種是把古知莊章組的字唸成舌葉塞擦音和擦音。後來這兩套音在粵語中合併成舌尖面塞擦音或擦音，所以本來只需要一套音符來標就夠了。但這兩套寫法還保留在比較舊的香港地名當中。我們可以說這些地名正好反映了十九世紀的語音。

另外，跟塞擦音、擦音有密切關係的一個語音現象是，十九世紀粵語還存在源自止攝字的舌尖元音 *[ɿ]*。¹⁷ 這種舌尖元音現在讀成前高元音 *[i]*，但在香港的地名中這個元音還拼寫為 *z*，如“*Tsz Wan Shan 慈雲山*”。可見“慈”在早期的時候讀 *[tsʰɿ]*，現在它的讀音是 *[tsʰi]*，剛好跟“池”*[tsʰi]* 相同，但元音仍然拼成 *z*。

T seung Kwan O 將軍澳 舊時讀 <i>[ts]</i> ，現時也讀 <i>[ts]</i>	C heung Muk Tau 樟木頭 舊時讀 <i>[tʃ]</i> ，現時讀 <i>[ts]</i>
T sz Wan Shan 慈雲山 舊時讀 <i>[tsʰ]</i> ，現時也讀 <i>[tsʰ]</i>	Ngau C hi Wan 牛池灣 舊時讀 <i>[tʃʰ]</i> ，現時讀 <i>[tsʰ]</i>
S am Long 心朗 舊時讀 <i>[s]</i> ，現時也讀 <i>[s]</i>	S ham Tseng 深井 舊時讀 <i>[ʃ]</i> ，現時讀 <i>[s]</i>

¹⁶ 見李新魁等（1995），高田時雄（2000）。

¹⁷ 類似漢語拼音“*zi / ci / si*”的“*i*”這個元音。

除了可以看到聲母的演變之外，張洪年（2003）還提及在韻母方面亦發生變化。中古漢語的開口一等的字，在粵語中經常唸成 [ɔ]，如“乾”[kɔn]、“當”[tɔŋ]。粵語的咸攝開口一等的字在十九世紀的時候唸 [ɔm]、[ɔp]，但是後來這些字的讀音跟 [ɐm]、[ɐp] 合流，現代粵語都把咸攝開口一等的字讀成 [ɐm]、[ɐp]。我們在地名的拼法當中還能看到十九世紀粵語的痕跡。

Hung Hom 紅磡 舊時讀 [ɔm]、現在讀 [ɐm]	Wo Hop Shek 和合石 舊時讀 [ɔp]、現在讀 [ɐp]
----------------------------------	--------------------------------------

保留“舊音”的拼寫不反映現代粵語的語音，所以從拼音系統的角度來說，它也是造成“港拼”缺乏系統性的主要因素。

9. 小結

粵語拼音從十九世紀初到現在，出現了不少具代表性的系統。由附件的對照表可見，除了初期的方案之外，每個系統都算具有系統性。至於元音拼法，有些方案採用“歐陸式”，有些採用“英式”。不管是“歐陸式”還是“英式”，只要沒有混淆，他們都能具系統性。我們認為造成“港拼”系統性比較弱有以下三個原因：（1）“歐陸式”和“英式”的元音拼法夾雜；（2）具區別功能的符號被取消；（3）地名拼寫保留早期粵語的讀音，沒有反映現代粵語的音值。

另外，很多學者都認為今日香港年輕人的粵語發音不太“標準”。這跟張洪年（2003）所說正在進行的系統變化有密切關係，比如把舌尖鼻音聲母 [n] 說成邊音 [l]，把舌根鼻音聲母 [ŋ] 脫落等等。“南昌站”和“牛頭角”的英文分別是“Nam Cheong Station”和“Ngau Tau Kok”。但實際上有很多人把“南”[nam] 讀成 [lam]，把“牛”[ŋeu] 說成 [ɐu]。那麼，我們要不要將這些地名改成“Lam Cheong Station”和“Au Tau Kok”呢？¹⁸ 我們應該知道地名用字和實際讀音始終有差別。

“港拼”在每個時代都有不同的面貌。今日的“港拼”是大集錦，但是從歷時的角度來看，我們發現它“港拼”其實是一個亂中有序的系統。

¹⁸ 我們發現有改動地名拼寫的例子。由 1898 年的《RBL》可見，現在的“馬料水 Ma Liu Shui”本來叫做“馬尿水 Ma niu shui”。由“尿 niu”到“料 liu”的改變可以說是地名的雅化（饒玖才 1998），但從讀音的角度來說，這是地名用字反映實際讀音的結果。

附件 粵語拼音方案對照表¹⁹

(1) 聲母

Morrisson	Bridgeman	Chalmers	Williams	Eitel	Dyer-Ball	Wisner	Meyer & Wempe	Wong	CCC (港拼)	Yale	Lau	羅秉才	教院	香港粵語 (IPA)*	
														粵拼	1993
1828	1841	1855	1856	1877	1883	1906	1934	1941	1971	1973	1977	1981	1990	1993	
p	p	p	p	p	p	p	p	b	p	b	b	b	b	b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h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t	t	t	t	t	t	t	t	d	t	d	d	d	d	d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t ^h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l
ts	ts	ts	ts	ts	ts	ts	ts	dz	ts, ch	j	j	j/z	dz	z	ts
ch	ch	ch	ch	ch	ch	ch	ch	(dz ₂)	ch	ch	ch	q/c	ts	c	ts ^h
ts	ts'	ts'	ts'	ts'	ts'	ts'	ts'	ts	ts', ch, ts	ch	ch				
ch	ch'	ch'	ch'	ch'	ch'	ch'	ch'	(ts ₂)	ch', ch	s	s	x/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				
sh	sh	sh	sh	sh	sh	sh	sh	(s ₂)	sh						
y	y	y	y	y	y	y	y	j	y	y	y	y	j	j	j
k	k	k	k	k	k	k	k	g	k	g	g	g	g	g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h
g	ng	ng	ng	ng	ng	ng	ng	ŋ	ng	ng	ng	ng	ng	ng	ŋ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kw	kw	k	kw	kw	kw	kw	kw	gw	kw	gw	gw	gu	gw	gw	k ^w
kw	kw'	k'	kw'	k'w	kw'	kw'	kw'	kw	kw', kw	kw	kw	ku	kw	kw	k ^{h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¹⁹ IPA 參考 Zee (1999) 。

(2) 韻母

Morrison	Bridgman	Chalmers	Williams	Eitel	Dyer-Ball	Wisner	Meyer & Wempe	Wong	CCC (港拼)	Yale	Lau	饒秉才	教院	粵拼	香港粵語 (IPA)
1828	1841	1855	1856	1877	1883	1906	1934	1941	1971	1973	1977	1981	1990	1993	
a	á	a	á	á	á	a	a	a	a, ah, o	a	a	a	a	aa	a
ai	ái	ae	ái	ái	ái	ai	ai	ai	ai	ai	ai	ai	ai	ai	ai
aou	áu	aou	áu	áu	áu	au	au	au	au	au	au	ao	au	au	au
am	ám	am	ám	ám	ám	am	am	am	am, am	am	am	am	am	am	am
an	án	an	án	án	án	an	an	an	an, an	an	an	an	an	an	an
ang	áng	ang	áng	áng	áng	ang	ang	ang	ang, ang	ang	ang	ang	ang	ang	ang
ap	áp	ap	áp	áp	áp	ap	ap	ap	ap, ap	ap	ap	ab	ap	ap	ap
at	át	at	át	át	át	at	at	at	at, at	at	at	ad	at	at	at
ak	ák	ak	ák	ák	ák	ak	ak	ak	ak, ak	ak	ak	ag	ak	ak	ak
ei	ai	y	ai	ai	ai	ai	ai	ei	ai, ei	ai	ai	ei	ai	ai	ei
ǎw	au	ow	au	au	au	au	au	eu	au	au	au	eo	au	au	eu
um, ǎm	am	um	am	am	am	am	am	em	am, um	am	am	em	am	am	em
	òm	om	òm	òm	òm	om	om		om						
un, ǎn	an	a'n	an	an	an	an	an	en	an, un, en	an	an	en	an	an	en
ǎng	ang	a'ng	ang	ang	ang	ang	ang	en	ang	ang	ang	eng	ang	ang	en
ap	ap	up	ap	ap	ap	ap	ap	ep	ap, up	ap	ap	eb	ap	ap	ep
op	òp		òp	òp	òp	op	op		op						

ǎt, at	at	ut	at	at	at	at	et	at	ed	at	at	et
āk	ak	a'k	ak	ak	ak	ak, uk	ək	ak	eg	ak	ak	ək
ay	é	ěa	é	e	e	e, eh	ɛ	e	é	e	e	ɛ
eng	eng	ëng	eng	eng	eng	eng	ɐŋ	eng	éng	eng	eng	ɐŋ
ek	ek	ĕik	ek	ek	ek	ek, ik	ək	ek	ég	ek	ek	ɛk
e	í	e, ĕy	í	ei	ei	ei, i	ei	ei	éi	ei	ei	ei
eüē	éu	ű	ù	oeh	oeh	oeh, eur	œ	eu	ê	oe	oe	œ
eong, aong	éung	eong	éung	eung	eung	eung, eong, ung	œŋ	eung	êng	oeng	oeng	œŋ
eok	éuk	eok	éuk	euk	euk	euk	æk	euk	эг	ock	ock	æk
e	i	e	i	i	i	i, ee z, zi, zu	i	i	i	i	i	i
z(c)	z'	ze	z'	z	z	z	i	i	i	i	i	i
ew	iú	ew	iú	iú	iú	iú	iú	iú	iú	iú	iú	iú
eem	ím	eem	ím	im	im	im	im	im	im	im	im	im
een	ín	een	in	in	in	in	in	in	in	in	in	in
ing	ing	ing	ing	ing	ing	ing	in̩	ing	ing	ing	ing	in̩
eep	íp	eep	ip	ip	ip	ip	ip	ip	ib	ip	ip	ip
eet	ít	een	ít	it	it	it	it	it	id	it	it	it
ik	ík	ik	ik	ik	ik	ik	ik	ik	ig	ik	ik	ik
o	ó	o	o	oh	oh	o, oh	ɔ	o	o	o	o	ɔ
oy	oi	oy	oi	oi	oi	oi	ɔi	oi	oi	oi	oi	ɔi

[illegible]

(3) 聲調²⁰

Morrison	Bridgman	Chalmers	Williams	Eitel	Ball	Wisner	Meyer & Wempe	Wong	CCC (港拼)	Yale	Lau	饒秉才	教院	粵拼	香港粵語 IPA (調值) ²¹	調類
1828		1855	1856	1877	1883	1906	1934	1941	1971	1973	1977	1981	1990	1993		
NIL	⏟a	NIL	⏟a	⏟a	⏟a	a	a	⏟a	NIL	à/ā	a ¹ /ā ^{1o}	a ¹	a ¹	a ¹	˩(55)	陰平
NIL	⏟a	NIL	⏟a	⏟a	⏟a	á	á	/a	NIL	á	a ²	a ²	a ²	a ²	˩(35)	陰上
NIL	⏟a	NIL	⏟a	⏟a	⏟a	à	à	⏟a	NIL	a	a ³	a ³	a ³	a ³	˩(33)	陰去
NIL	⏟a	NIL	⏟a	⏟a	⏟a	ā	l	a	NIL	àh	a ⁴	a ⁴	a ⁴	a ⁴	˩(21)	陽平
NIL	⏟a	NIL	⏟a	⏟a	⏟a	ǎ	ǎ	/a	NIL	áh	a ⁵	a ⁵	a ⁵	a ⁵	˩(13)	陽上
NIL	⏟a	NIL	⏟a	⏟a	⏟a	â	â	⏟a	NIL	ah	a ⁶	a ⁶	a ⁶	a ⁶	˩(22)	陽去
NIL	at ₃	NIL	at ₃	at ₃	at ₃	at	at	⏟at	NIL	ât	at ^{1o}	at ¹	at ⁷	at ¹	˩(5)	上陰入
NIL	NIL	NIL	NIL	at ^o	at ^o	ât, at ^o	ât	⏟at	NIL	at	at ³	at ³	at ⁸	at ³	˩(3)	下陰入
NIL	at ₃	NIL	at ₃	at ₃	at ₃	ât	ât	⏟at	NIL	ah ^t	at ⁶	at ⁶	at ⁹	at ⁶	˩(2)	陽入

²⁰ a 韻母代表任何元音，t 代表入聲韻尾 p、t、k。

²¹ 聲調調值參考張洪年（2007）。

參考文獻

- 陳萬成、莫慧嫻。1990。近代廣州話裡的“私、師、詩”。收錄於詹伯慧主編：《第二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頁 72-78。
- 高田時雄。2000。近代粵語の母音推移と表記。《東方學報》第 72 期，頁 740-754。
- 黃錫凌。1941。《粵音韻彙：廣州標準音之研究》。上海：中華書局。
- 李新魁、黃家教、施其生、麥耘、陳定方。1995。《廣州方言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李燕萍、片岡新。2006。馬禮遜對中文的認識。《中國語文研究》第 2 期，頁 21-36。
- 林茵茵。2009。香港粵語標音的現狀。《中國語文研究》第 1 期，頁 59-66。
- 片岡新、李燕萍。2009。十九世紀末一個承先啟後的粵語羅馬拼音系統：標準羅馬方案。收錄於錢志安主編：《粵語跨學科研究：第十三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城市大學，頁 231-244。
- 饒秉才、歐陽覺亞、周無忌。1981。《廣州話方言詞典》。香港：商務印書館。
- 饒玖才。1998。《香港地名探索》。香港：天地圖書。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13。《香港街》。香港：政府地政總署測繪處。
- 香港語文教育學院。1990。《常用字廣州話讀音表》。香港：香港教育署。
- 香港語言學學會。1997。《粵語拼音字表》。香港：香港語言學學會。
- 張洪年。2003。21 世紀的香港粵語：一個新語音系統的形成。收錄於詹伯慧主編：《第八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129-152。
- 張洪年。2007。《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增訂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張雙慶、莊初昇。2003。《香港新界方言》。香港：商務印書館。
- 中華人民共和國。1996 / 2012。《漢語拼音正詞法基本規則》。中國：中國標準出版社。<<http://www.moe.edu.cn/ewebeditor/uploadfile/2012/08/21/20120821100233165.pdf>> 2013 年 12 月 10 日訪問。
- 中華人民共和國。2000。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ziliao/flfg/2005-08/31/content_27920.htm> 2013 年 12 月 10 日訪問。
- Bauer, Robert Stuart. 2005. Two 19th century missionaries' contributions to historical Cantonese phonology. *Hong Kong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0(1): 21-46.
- Bridgman, Elijah Coleman (裨治文). 1841. *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Macao: Samuel Wells Williams.
- Chalmers, John. 1855. *A Chinese Phonetic Vocabulary: Containing All the Most Common Characters, with Their Sounds in the Canton Dialect*. Hong Kong: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s Press.
- Dyer-Ball, James. 1883. *Cantonese Made Easy: A Book of Simple Sentences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 with Free and Literal Translations, and Directions for the Rendering of English Grammatical Forms in Chinese*. Hong Kong: The 'China Mail' Office.
- Dyer-Ball, James. 1982. *Things Chinese: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H.J. Lethbridge*.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itel, Ernest John. 1877. *A Chinese Dictionary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 Hong Kong: Lane, Crawford & Co.

- Eitel, Ernest John. 1983. *Europe in China: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H.J. Lethbridge*.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ng Kong Government. 1909. *Map of Hong-Kong and of the Territory Leased to Great Britain under the Convention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Signed at Peking on the 9th of June 1898*. London: War Office.
- Hong Kong Government. 1960. *A Gazetteer of Place Names in Hong Kong, Kowloon, and the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 Huang, Po-fei. 1970. *Cantonese Dictionary: Cantonese-English, English-Cantones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ung, Tony Tong Ning. 2000. Towards a phonology of Hong Kong English. *World Englishes* 19(3): 337-356.
- Kataoka, Shin and Cream Lee. 2008. A system without a system: Cantonese romanization used in Hong Kong place and personal names. *Hong Kong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1(1): 79-98.
- Lau, Sidney. 1977. *A Practical Cantonese-English Dictionary*.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 Lockhart, James Haldane Stewart. 1898. Report by Mr. Stewart Lockhart on the Extension of the Colony of Hongkong. Excerpted in *Extracts from Papers Relating to the Extension of the Colony of Hongkong*, by Henry Arthur Blake (1899), 181-209. Hong Kong: Government.
- Meyer, Bernard F. and Theodore F. Wempe, 1947. *The Student's Cantonese-English Dictionary*, third edition. Maryknoll, N.Y.: Catholic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of America.
- Morrison, Robert. 1828. *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Vols. 1-3. Macao: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 Royal Hong Kong Police. 1971. *Three Way Chinese Commercial / Telegraphic Code Book: C.C.C. / S.T.C. - Romanized Mandarin - Romanized Cantonese*.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 Williams, Samuel Wells. 1856. *A 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Canton Dialect*, 2 Volumes. Canton: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 Wisner, Oscar Francis. 1906. *Beginning Cantonese*. Canton: China Baptist Publication Society.
- Zee, Eric. 1999. Chinese (Hong Kong Cantonese). In *Hand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 A Guide to the Use of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ed.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 58-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通訊地址：香港 新界 大埔 香港教育學院 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

電郵地址：kataoka@ied.edu.hk

收稿日期：2013年12月10日

接受日期：2014年1月2日